



改

改庵偶集

文類

記部目錄

上

闕里大成禮樂記

謁聖林記

遊歷城大明湖記

準提菩薩畫像

漢壽亭侯畫像記

并讚

遊西山記一

遊西山記二

同善會記

遊嶧山記

玉真子飛昇記

重修洗硯池記

高吳橋鐘樓記

東山遊記

子來堂碑記

重修永寧縣堂署碑記

代



永寧縣重建衙署碑記 太平縣永鎮橋碑記

三官廟碑記 泗河石堤碑記 代

重修泉源碑記 代 息馬地修建道場碑記

白雲堂修建孟蘭盆會碑記

記部目錄 下

小峨嵋事 顧大年還生記

登岱 黃河

記異 記焚香

記遲疾 查日庵語

貴賤 新樂途中

地震事 李家庄事

饑民 前定

蜂窩 定數

俞州同事 居汴

禱雨 奇寒

陳筠堂事 犬跑泉事

食祿 扶溝化蛇說

高士淳初生記 陽宅

蘊蓄 食鯉

長年說 邠州

青峽

貢使

李燁然英石記

改庵偶集 文類

桐鄉仲弘道開一父著

記部 上

闕里大成禮樂記

癸丑二月初七日丁未乃春祭之上丁也按月令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親往視之

禮綦重焉自近世音律失傳即也廟僅存故事而聲容

節奏俱寄諸寤歎惟闕里尚存遺制心向往之憶昔

者簿書期會雖密邇聖里未暇縱觀其盛至是與郭

子世長李子木來李子昆令秋臺先一日丙午周往

矣

觀焉是也。由兗東門至金口，閘過八里屯，約程三十里，假館城中而卽次焉。予曰：散齋三日，致齋一日，今乃主祭者齋宿時也。盍往觀之乎？于是由廟西觀德門入中，爲大成門，右爲玉振，左爲金聲，廟中虬松古栢夾立，森秀真奇觀也。余與諸子展拜杏壇下，畢卽觀孔子手植檜，有榦無枝，嘗數百年而一發，尤稱靈異。云因趨大成殿瞻祭品，而爲時尚早，儀物未陳，遂遍閱羲象壘尊及俎豆簠簋鉶爵諸器，俱銅爲之。登豆則磁爲之，皆數百年物。其羲象壘尊則係漢時年號，殆二千年餘矣。吾聞聖廟用四代禮樂，虞尊

曰泰，夏尊曰壘，殷尊曰著，周尊曰羲象。今廟中四尊俱備，嘻盛哉！循西廡而北爲寢殿，再北爲聖蹟殿，轉從東廡而東爲家廟，再前爲詩禮堂，正俯仰間，忽聞鼓聲如殷雷，詢之則司樂者召樂舞諸生矣。至則爲金絲堂，昔魯恭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聞壁中有金石絲竹之音，不果壞，卽此地也。今爲演樂處，後卽啟聖王殿，又後爲寢宮，其寬廣布置殆與東之家廟適相配。云南則爲奎文閣，其東則衍聖公齋宿處也。威儀奕奕，與古禮符。閣之前爲參同門，南爲大中門，又南爲仰高門，又南爲玉帶河，凡橋于玉帶者三。

焉橋前爲戟門蓋唐制列戟處也又前爲櫺星蓋通
氣出入同於祀天地者也自此至聖蹟殿凡九重尊
聖之至幾與帝居等嘻盛哉稍偃息間又聞鼓聲如
雷則金絲堂將演樂矣至則樂器雖列衍聖公尙未
省牲各不暇覽旅主人促歸俟賁明縱觀焉于是同
諸子赴主人席席罷夜甫三鼓主人卽促赴廟仍從
金聲門入觀大成殿所陳項之禮樂畢備其祭品則
陶匏繭栗及鹿豕之儀與郡邑止用少牢不侔也其
樂器則麾幡二應鼓一琴笙簫笛各六祝啟各一編
鐘編磬其十六鳳簫瑟埙篪搏拊各二與俗樂止用

絲竹不侔也其節奏則堂上四十二人奏樂六人歌
詩堂下東三佾十八人西三佾十八人舞二人引節
聲容相應合同而作與書傳世俗之所載歌舞優俳迭奏不侔也
其舞飾則蟬冠袍帶執翟籥以爲俯仰如揖如拜如
拱如承其周旋折旋見于行列之際與世俗之飾及
記所謂發揚蹈厲不侔也其樂章則迎神奏咸和凝安之
曲奠幣奏寧和明安之曲初獻奏咸和成安之曲亞獻終獻奏
景和安成之曲徹饌奏咸和娛安之曲送神奏咸和成和之曲其間
歌詞協於律呂中於金石與俗樂之八音不備不侔
也至其主祭則襲封衍聖公某分祭家廟則世職翰

林博士某分祭啟聖王廟則世職曲阜縣知縣某分祭兩廡則管勾某典籍某舉事某以及曲阜縣學訓導四氏學教諭其助祭則東爲孔氏同姓紳士西爲曲阜縣異姓紳士凡已仕未仕者俱得駿奔走焉又與郡邑之寥寥邑令學博不侔也嘻盛哉祭畢時已四鼓旅主人又促歸假寐適途遇俗樂之聲頓覺嘈襍無章濁鄙可厭回視廟中音響真不啻鈞天廣樂矣嘻盛哉吾聞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抱禮器往歸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今其禮器未知孰是然吾輩讀書得遊孔顏故里今乃登其堂覩其禮樂亦云豫

快^其矣又安可以無記乎因歸以志^其盛事且以志闕里之上丁與天下之上丁其名寔之相殊如此

謁聖林記

考古帝王聖賢之墓滅沒者居多惟義文周孔四聖
人之陵著聞天下而成不若孔子爲尤甚著憶余甫受
書時嘗聞先輩有言孔聖之墓樹無鳥雀地無荆棘
又云蓄草一叢必五十莖聞之欣慕終未能一至其
地迨康熙癸卯宦遊鳧繹連得至於闕里因訪太史
公所稱泗上塚旁諸儒習禮處而山川如繡靈異猶
存鬱鬱葱葱真宇宙間一鍾奇毓秀之巨觀也碌碌
之餘未遑筆紀歲癸丑二月余與鄒上李大來諸子
觀祭祀畢卽從曲阜北門出邑郭望東北蜿蜒起伏

若斷若連若奔赴而朝拱者爲岨崒梁父諸山而遠
邑洞環波碧而瀾澄者爲泗水發源諸水也于是過
郭外石梁地橋有松檜羅列綠陰覆體者卽康莊之墓道
也有石坊一碑亭二坊之上曰萬古長春者卽墓道
之坊表也循松栢列道處行約三四里又有坊曰至
聖林者卽墓門之外翰也凡江淮以北人稱坟墓皆
曰林蓋取封植成林之義今聖人之墓亦曰林或取
封植之意抑或自別於諸帝王之陵以示謙抑俱不
可知再行而北始爲墓門門有樓頌曰功參造化或
曰此卽古魯北門也門之內曰輦道稍轉而西有橋

橋之坊曰洙水蓋泗南而洙北太史公以爲在洙泗
之間者良以此也從橋而北則爲享殿華表石人半
虎在殿前焉其東則爲思堂思堂者祭畢而享餼餘
處也殿之後道左則爲楷亭有子貢所手植楷昔夫
子旣葬門人各以其四方之木來種子貢姓端木故
種楷今其手植者猶巍然獨存殆與夫子之手植檜
並垂千古歟焉從亭而西則爲沂國公子思墓墓之東
北則爲駐驂亭蓋宋真宗駐驂處也稍西則爲泗水
侯伯魚墓又稍西則至聖先師之墓在焉瞻拜畢疑
前後似有不倫因詢諸墓戶云當時原向東南左伯

魚而右子思乃抱子顧孫穴法今外向正南故子思之塚若居前耳非內向然也其言甚爲可據墓西有堂三楹爲子貢廬墓處余與諸子展拜畢爲贊嘯師弟之雅誼不置云墓縱八里橫五里內垣爲先師墓外垣爲聖公墓低徊之下顧其樹則果無鳥雀也視其地則果無荆棘也惟蒼草則叢生不一求其必五十莖不可得然與子幼時傳聞亦不大遠矣因歸爲之記

遊歷城大明湖記

歷下爲古齊地有肩摩轂擊之盛今爲山左省會其風景不殊於昔而其間山水之最勝者莫如大明湖湖在城中西北隅唐有李北海歷下亭杜工部嘗咏詩紀其事中有修竹不受暑之句可以想見其處矣今其趾不知何在惟有元翰林李泂字漑之建天心水面亭則巍然獨存今乃卽其前楹題曰古歷下亭似將兩朝之事兩人所築合爲一處其亦弔古而好爲點綴者爲之與亭三面枕湖週圍植以垂楊湖數百頃無遠近皆栽蓮蓮開則香隨風入色與霞爭水

鳥浮沉其際狎而不去學使者施潤章題其柱曰香
風十里芙蓉國綠浦孤舟鷗鷺鄉真詩中畫也予登
眺久之呼童沁筆作詩一章欲舍亭就舫別尋幽勝
之處忽覩壁間臥碑則元學士虞集奉文宗勅所作
天心水面亭記也文中以月到天心爲清之至風來
水面爲和之至發揮陰陽之理甚悉予朗誦數過登
舟而去至一招提名廣嗣庵爲我浙撫軍朱公昌祚
所建蹟在人亾予不勝浩歎因泊舟明湖館携小簞
斗酒放舟中流民間恐池水無別各自爲岸以分町
畦遍堤植柳于是柳覆舟之兩傍如擁如衛如牽如

繫讀萬楚不須青草綠淒淒之句又爲之慨息也稍
北則登北極臺臺祀玄武像面對歷山如近在湖水
中初不知雉牒之隔尙有所爲肩摩轂擊者在也轉
而北望則峭華華不注諸山如爲屏翳昔晉圍齊繞
華不注三匝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卽此山也又放舟
而西兼葭蔽虧荷葉搖曳如風中舉袖作歌舞態虞
伯生謂濟南山水雖江南無以過之其殆非諛詞歟
于是循湖而轉復至水面亭歌咏而歸如晤李北海
李漑之諸先生於几席云

準提菩薩畫像記

并讚

佛之有像非得已也古者祭必有尸尸者像也惟尸
在則有以收攝人之邪心震動人之逸志故佛之像
可以不立自秦漢以降去尸不用於是顧誕不存則
心無所以捫其邪志無所以懲其逸而古聖人神道
設教之精意將窮而無所寄此佛像之說乃出佛像
者所以祖尸祭之遺意也自後世釋氏家言每欲借
其說以惑人遂致司世教者欲併像而盡去之以爲
快嗚呼此亦矯枉者之過也昔雲谷禪師以造命之
說教袁了凡而首令其持頌準提因曰祈天永命全

在無思無慮處感化夫既無思無慮矣何必尚持準
提呪為哉噫此可謂善牖人者矣蓋人心之邪常恐
無以揖志念之逸常恐無以震得此持頌之法則目
觀之而警然惧念觸之而惕然肅時時見準提佛像
卽時時可以見心時時見心卽時時可以祈天永命
古聖人神道設教之精意不過如此而謂佛像之立
其可以已矣乎癸丑秋日予甥崧來浼程君諱昭者
繪準提佛像贈予予因為之記并為之讚
讚曰湛湛人心靈苦為私欲累賴佛現金身瞻依
生敬畏惟茲準提王是乃眾佛母眾佛荷裁成慈

悲為之祖我今發皈依願除一切蔽願絕貪嗔痴
願解無生諦

漢壽亭侯畫像記

并讚

關夫子靈爽至今日而彌天壤矣士大夫殺夫人者夫欽其直不甲

殺夫人者夫

亦愛其剛賢者慕其忠不賢者亦畏其義是

以普天率土無貴賤莫不家戶而人祝之凜然如天
地祖宗之不敢斃自生民以來孔孟曾顏之外未有
盛於則夫子者矣然我至是而益信孟子之言為足
法也其言養氣也一則曰集義所生一則曰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夫子者義氣之尤彪炳

者也惟其當日之義氣能塞乎天地之間是以千百
年後之靈爽亦塞乎天地之間其分量旣然其食報
宜無不然也而又何多異焉余故爲之記復爲之讚
讚曰侯兮剛直秉天地正爲倫誼宗與河岳映萬
姓輸懷百靈稟命孰云吾黨而敢不敬

遊西山記一

京西一路山谷自中條來北連紫塞遊者足不能至
所得遊者香山玉泉諸勝槩而已余偕友人高升之
襪被而行出西直門由楊方店北至朱家庄一路沙
磧無甚林麓高升之竊以爲病予曰不然如蓬萊三
島近止跬步則人羨門安期矣覓佳山水如覓神僊
所居當以忍耐心爲第一頃之過漢壽亭侯廟遂覽
憇焉西爲北夏庄庄有村釀足以爲節困具升之復
出菓餌侑之不啻桑落酌醪矣稍轉而北卽望西山
遊人至此如饑十日者指顧太牢當不似向之病沙

積也因問嘉基寺土人曰嘉基曠野不如于公寺勝
遂引而北未至四五里傍山而行山下俱杏花走馬
衆杏間循花而往髣髴桃花源特無水耳予欲小息
忽見高垣如城中有層臺疊閣若甲第園林狀入則
爲靜妙庵庵有海棠及羅漢松數本風聲裊裊披拂
如滌然所見之層臺疊閣則非其有也稍北爲新寺
旁爲明巨璫墓道丹甍翠棟金碧如新予與升之登
右閣瞻講堂論工築之由測輿廢之故蓋寺因墓道
故莊嚴墓因寺法主之力故森鬱週視而憑弔之向
之所爲層臺疊閣者始得畢攬其勝矣然而于公寺

者尙未見也行三四里有古松一叢隱隱路左欲趨
蔭其處恐失故道徑往山趾投宿焉次早登山南望
則山巒峭崿亂栢中微露殿角予意其爲香山乎舍
之而北有寺曰碧雲卽俗名于公寺者越橋渡澗拾
級而登綠樹紅魚相依沼砌重樓複道入自洞門攷
碑文爲金章宗別殿元至元中爲寺而重新于明天
啟之魏璫水聲淙淙有泉曰卓錫有亭曰龍湫竹韻
巖風相爲迴互一登臨佳境也其上又爲璫墓其松
楸森鬱仍借法王之力居多與靜妙新寺等而茲則
尤爲宏麗也問道而南訪永安寺寺在山腰從山根

南遶而去有庵曰慈感僧人欵留甚洽予遂飯其內
舍騎而步攀鉄繩而上山不甚峻至則松陰塔影夏
然高冷然善坐臥其下視京塵雜沓恍如隔世嗚呼
相去幾何頓令人天懸絕奈幾何不令人遁跡空門耶
再上爲香山寺寺東有閣從閣道緣谿溯泉而上爲
洪光寺寺後多栢前望亂栢中微露殿角者是其處
也取道而下復過日昨夕陽松樹下恍然如夢中境
時紅杏在地綠陰在衣又可作桃源觀也至臥佛寺
訪所謂蘓羅樹者奇曲古異傳自唐宋以來非近時
物復溯流而上有退谷泉泉上有退翁亭烟霞窟諸

處蓋地愈僻而境愈幽非復向之宏麗者北矣因尋
水盡處有古松一本離奇與蘓羅者又異亦云金章
宗手植此地距碧雲不數里然自此至靜妙庵山徑
數轉而深京塵雜沓愈遠愈僻遊人至此不特發空
門之願殆欲作蓬萊三島觀也升之曰我其可以息
息矣于是往玉泉山而駐足焉

遊西山記二

臥佛寺卽永福寺出寺東行南則谿流北則山阜似
形勝地不二里果爲故明諸藩墓道銅鈿荆棘纍纍
不絕如北却焉然前經巨璫墓道在山之塢邃而堅

又相依寺刹免樵採之害今諸藩墓道在山之陽地
衝而近郭又旁無梵宇護持蕩而爲墟者什八九求
所爲北印松栢又不可得矣東南爲文武營北望陵
寢隱隱猶存黃屋則明景泰陵也至玉泉山後再盤
而東忽見清流如帶繞山而出有二童子携罌往汲
詢之卽所謂玉泉者也渡小橋北有呂公洞洞在山
阿有庵面流而峙棲山被谷其上可以俯臨衆有其
下則平疇萬頃繡錯如畫惜無高僧駐錫其中庵少
北有泉如湧分流爲二一注東南一注正東予與高
升之席地縱觀聞先年兩岸俱有迴欄曲檻爲流觴

之勝今惟破瓦頽垣飄颻水次而已然都城所近皆
陸地此則漣漪迴繞啞啞不窮固可作濠梁觀也止
宿其處夜見高峯之曲燈火如星與呂公洞者相對
問僧云是觀音華嚴等洞凌晨遂褰裳往焉渡小橋
至山根肆眺見魚影參差葦荻搖曳夕景之與朝暉
又復不侔也緣山而上由觀音洞至下華嚴洞視昨
夕相對之地一燈尚存惜有上華嚴者尙未修葺耳
返呂公洞東裝而東則京華大道非復向時沙磧十
里許爲洪慈宮屬道家觀宇然廣殿嚴廊止供鳥棲
燕處而黃冠修鍊寂無聞焉未幾至八里庄又有玄

福宮亦道家觀宇其中佛像莫不婉轉如生皆古銅
而鍍金者亦勝槩也去宮不數武爲慈壽寺寺之宏
偉不下洪慈立福而浮圖插天松陰蓋地所稱念佛
之鳥馱經之馬無不畢具抑一巨觀也哉升之日前
者夏北庄一帶慮多沙磧若早從此路上山豈不康
莊快適乎予曰不然來時意銳意銳則雖崎嶇踣頓
有所不惜歸則興盡留此康莊快適以爲歸路者所
以爲善後計也升之日善請記日月因歸而記之時
辛亥三月朔日也

辛

同善會記

禮經有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而卽繼以無服之喪夫
旣無服矣何喪之有是卽詩谷風云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之說也予惟邇年來天行水旱人事兵戈異鄉
斷梗每愁旅櫬無資孤苦遊魂欲續溝中蘘裡所謂
凡民之喪莫慘於此卽或有好義之家蠲力施棺然
而捨無常地主無常人貲無常出得此遺彼詎能遠
暨子嘗讀先達同善會條例雖不專於施構而施構
之事甚詳大要以勸募衆力共襄善緣溯厥源流張
公夢澤傳自中州錢公啟新行於毘陵高忠獻公行

於梁溪丁清惠公行於嘉善近如蔣虎臣先生行於
金壇張公遼先生行於京口柴襄明葉公榮諸子行
於燕邸良法美意俱能施恩不報之地洵可爲匍匐
救之也矣予口頌心惟欲集同志踵行其事柰歲數
不登未遑啟齒今我里敬萱張翁因八旬初度發此
洪慈慨捐三十金在於靈鷲菴誓行施棺善事且約
十餘友各出分貲若干其法每施一棺則人出銀三
分以償棺值使原本常自流通而其所蓋房舍亦可
卽爲靈鷲山門之用是一舉而數善咸備予聞而敬
之慕之亦約同志十餘人各出分貲若干助成勝事

夫而後計施一棺不過人出銀一分尤屬簡而易行
可圖永久倘從此而善緣日廣得藉衆力以推大其
設施或助貧或施藥或掩骸或放生他如惜字設漿
次第畢舉將見同善諸君日受神天之佑卽無體之
禮無聲之樂亦在於此又寧僅無服之喪而已乎請
卽此一事爲萬善之權輿焉爲是記

遊嶧山記

交有嶧山嶧邑初謂邑以山名山因邑著也及予宦
遊至嶧始知詩所爲奄有鳧繹者乃今嶧地而史記
所爲秦始皇登鄒嶧山則山固在鄒不在嶧也嗣予
往來交道自滕陽至鄒邑路經七八十里見其下有
城如環堵者問之爲紀城見其上有雲氣往來不常
者問之爲嶧山也每以公務倥偬不獲一登爲悵丁
未秋七月予始從山後逆溯而南其石狀參差有圓
者如珠有片者如玉或如邵平之瓜或如安期之棗
種種不一大約嶧山石以零星錯落爲奇不以修整

諸

結連爲勝也漸轉而南爲梁祝讀書處又二十餘步
爲孔子坐處下有洞曰臥龍有泉曰龍泉俱此山佳
境乃爲居民結廬坐息可怪也又東南爲登頂故道
數盤而上石勢俱如累卵狀考諸大中祥符中封嶧
山神爲靈岩侯由今觀之崑真靈矣哉少上則爲廻
馬嶺嶺以上石形漸異有如蟠龍者如牛眠者如播
箕者不僅如向之累卵者也下數十步有平道予因
至聚仙橋泮池泉而憇息焉迨少息而上則爲試劍
石臥虎石又上則爲八卦石鐘鼓石此處石形又變
而巨并不僅如向之蟠龍牛眠播箕者矣昔秦皇登

此山嘗命李斯刻石以紀其事今詢其碑無有存者
惟有琳宮梵宇爲時瞻仰此亦古今之大殊絕者哉
引而北則爲玄帝殿山之正峰則爲玉皇洞相傳洞
中石像乃從東海飛來豈果然耶道人引予行東轉
而上有洞爲蓮花洞有峯爲蓮花峯問其解則云峯
石如蓮故蓮花之洞因峯得名故亦蓮花之耳泉之
奇者曰聖水井井石俱玲瓏水從罅中出涓涓不竭
及予觀井之下又虛空可以行人竟不知水自何處
來也異哉遶道而南則有古碑獨峙惜無文可讀去
而西則爲菩薩殿殿前平石可容數十人卽元遠塵

子飛昇處又西北則為石屋屋前亦有石可容數十人卽今玉真子飛昇處也一帶山骨嶙峋登此可以俯眺一切雖無茂林修竹之娛亦足以陶寫性情發揮幽悵回視滕陽驛路宛然如線前者役役征途良可悔也從此西望而下尚有倚樓翠殿惜足力不能至予遂選道而下又遙見先所為紀城者據道人云山巔紀王塚至今獨存然則春秋所載紀人大去其國其卽此也耶于是東北至孤桐寺求所為嶧陽孤桐者不可得有顏子石相傳孔子與顏子坐談之地因憶山屬鄒鄒孟子里也山有顏子蹟而無孟子蹟

豈後人顧忘之耶同遊者促歸溯自山後至頂為二十里自蓮花峯至此殆十里云嗚呼予在嶧五年使非赴交之便竟不知是山之奇形異狀有如此又安見其邑以山名山因邑著哉七月旣望為之記

玉真子飛昇記

玉真子不知何品仙也順治午未間嶧山久為荒谷有劉尚倫感切夢兆矢心修建梵宇爾時綠林甫盪枯骸滿山棘藜滿路止有一道士李明恆與劉相共他則飛鳥破寂寥而已一日忽見林木蜚動似有人形二人亟物色之果有一人策杖而至年可五十餘

肌膚皙白問其姓則曰宣挽而留之慨然在人共呼
爲宣道人不知其宣爲仙之隱語也及一日工匠多
饜釜湫窄不足以餐人以問宣道人宣卽舉杖向鍋
指畫飯爲之溢人異之又一日衆舉巨柱力不勝宣
曰無苦柱自輕爾衆舉在果輕人尤異之越兩月至
七月望劉招致道侶廣集鄉士民作醮三晝夜山中
人俱在宣忽作幻語曰上去下不來了下去上不來
了曷從我去二人不解其意復曰此山傳道山豈香
火山乎語畢遂振衣去衆人羣起留之急赴山頂但
見白雲冉冉道人已不知何處矣衆始踪尋得片紙

開有玉真子數字乃今知爲玉真子云嗚呼吾人讀
書懷古亦但知仙耳仙耳初不知仙爲何等卽闕史
至費長房陳希夷事云嘗與壺公鍾離子遊詫爲異
事安知咫尺之地卽有仙人如玉真子者在斯山之
上也乎是知何地無仙何仙非玉真子世人塵分過
深盡知下去罔識上來予於風清月白之下三復玉
真子臨去數言爲之流涕嘆息臨風清月白之下三復玉

重修洗硯池記

洗硯池者王右軍先生臨池之故址也先生仕宦之蹟在秣陵先生觴咏之遺在山陰道上人竊謂烏衣蘭亭間有先生而瑯琊山水間無先生矣殊不知瑯琊多名山大澤時生偉人其族姓之最著者莫如玉氏在昔元公貞公兄弟以忠孝著於家國而晉人物指不多屈數葉而有右軍爲千古臨池之聖觀其奏記桓温經濟甲於東晉而瑯琊固其桑梓之地也柰世遠代湮先生故業幾不可考卽臨池真蹟世所稱爲瑯琊帖者亦散軼於荒榛斷碣間景高躅者過而

兩

惻之猶幸澤筆池邊一椽無恙尚有先生餘韻在余
宦迹浮沉去來沂地至則必過池上流連終夕不能
去今自地震以後併澤筆一椽亦惟見廢址耳嗚呼
式廬表墓之謂何其敢以先賢沒沒也余心惜其頽
廢思所以修之八月凭眺之下猶見芙蓉出水清芬
襲人右接雲樓左連壁泮其前則遠雉堞其後則先
生之捨宅爲寺者在焉然則先生靈爽雖當此頽垣
廢址固未嘗不在於墨硯香中往來於芰荷池上也
又安見烏衣蘭亭間有先生而瑯琊山水間無先生
乎茲因鳩工修葺余趨其經始而爲之記

高吳橋鐘樓記

蓋聞功不在大要於及物德不在多期於濟人究之
高吳橋天下之劇道也南連交廣北達漁陽駟路所
經輪蹄相錯至其處者送送倦思息熱思蔭渴思漿
俱於是乎憇此地向有三官廟一區適當其所有住
持僧某爲能勵苦行修禪室以待息植槐以待蔭冬
湯夏茶以待渴此亦可謂有及物濟人之意者矣但
房舍粗完鐘樓久圯又思所以新之予惟鐘之爲物
始於黃帝造於伶倫蓋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
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者于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

二月之聲厥後大鐘東響銅山西應物之善於感通者莫鐘若也今試於旦晝營營黃昏初定或夜氣旣畢平旦始交此時設有鐘聲琅琅至我几席將令爲子者思所以定省爲弟者思所以友于爲婦者致戒鷄鳴爲友者興懷雲樹甚或勞臣過此想盡瘁所宜然久客聞之念故鄉而遄返凡有良心聞斯鐘也未有不惕然思癰然覺者是又及物之最深而寓濟人之意於至神至微者也且菩薩有緣覺聲聞二教緣覺者因緣而覺也聲聞者聞聲而悟也鐘其聲聞之一也柰何任其頽圯乎予往返都門路由此地聊記數行以爲勸

東山遊記

環嶧皆山山俱童無重巒洞壑可以遊者雖有山若無山也卽間有一二可容登眺之處而招提院宇中又無復有隱巒寶月其人可以冲襟坐對者雖有山又若無山也惟城東十里爲桃花山兩峯夾峙西峰下有池如洪楊子題之曰碧玉一函東峯之半則有洞大逾十笏相傳昔年有居此而仙去者名曰仙人洞洞後有懸崖峭壁林麓在其擁抱轉而北有坡曰碾月有泉曰委婉而西峯林木又復蒼翠可觀此則桃花山之異于衆山者也其住持僧曰松林善吐納

雅好詩文結數椽爲禪室狀如舟予題之曰舸龕其
爲人恬適之致不減唐僧寶月輩此則松林之異于
衆僧者也夫有此異于衆之山在邑十里內有此異
于衆之僧在邑十里內之山中使令邑者不知所適
雖有山終若無山也顧予比年來雖不敢學謝康樂
之尋幽訪勝而公餘政暇出未嘗不至此山至未嘗
不與上人松林者相對而又有諸生楊子季薛武子
獻吉王子汝舟輩同予素心共相觴咏雖山不甚高
徑不甚遠乃從懸崖一壁坐舸龕可以南眺大河見
漕艘如飛輓焉坐仙人洞可以東弔荀鄉之墓漢二

紳

疏之城在焉轉碾月坡而西望則漢丞相樂安侯匡
衡之故居也盤桓徜徉之餘幾盡一邑之勝蹟于目
中是卽嶧之重巒洞壑也而况予比年來簿書期會
外或征輸督運或大役大軍每于忙劇時顧此山作
清靜想每于寤息時顧此山作寬裕想甚至妄念塵
心冀保祿位顧此山作空寂想則是能困令者嶧能
蘓令困者此山蘓令困者此山而能爲此山接引者
松林能爲此山介紹者季薛獻吉汝舟諸子是又嶧
之重巒洞壑真可以冲襟生對而無斃者也戊申二
月余將舍桃花二峯歸去因述其事于石

碑記

子來堂碑記

子來者靈臺之嘉頌也予小子何敢等倫並擬顏此堂而漫額之哉而事有得紀其實者嶧自明季以來戶凋而田石官是邑者如寄生之草時日是延如掛鈎之魚解脫是望三十年來無公署也癸卯春予承乏茲嶧予自惟不敏祇祇罪戾是懼又安望有公署者而安意肆志焉及明年甲辰民漸復業地漸開闢予益自盟曰慎毋戕茲方長之氣圖保吾二三父老以安闌堵僦居民舍固我願也我何以公署爲迺無

何而歲之三月鄉民劉洪勛等二十七人連詞具控
願建公署以全體統予恐勞民以自庇固却而勿之
許歲之六月又連詞而具控焉予不獲已申之交東
憲副周公公恐勞民以自庇亦却而勿之許也與予
之初意等乃歲之七月民志益堅上裁垂允隨興工
於七月庚子落成於十月癸酉自儀門而大堂而退
廳私宅一舉而鼎新之計屋四十間有奇計工萬二
千有奇計墻二百丈有奇以數年之工而成之旬日
以蕃庶郡邑之事而出之窮陬噫昇矣而抑有更異
者予實未嘗拈一檄委一吏責一椽問一瓦也予日

諭以姑休民日勵以率作予日誠乎勞止民日勉乎
竣期予日孜孜焉惟正供之勸輸民日疊疊焉惟赴
工之恐後嗚呼是不額之子來不足盡其竭蹶之衷
也是不顏以子來不足表其勤劬之實也予小子所
不惜等倫並擬顏此堂而漫額之也爲之碑曰粵維
嶧治實古蘭陵地膺物阜士慤民惇繼因泐河役繁
賦委民用不堪舐糠及米潢池中起城如區脫一炬
土焦灰飛烟越堂皇旣燼官僦民房因陋就簡闕葺
是常我來至止爲之於邑不憂暴露而懼忝職萑楚
何滋衷鴻何集豈不繭絲發緯可恤予護治之如護

羸危動之則斃靜之則滅支左詘右自視彌艱食日
惠止沆可小安詎翳足信諛言孔叢通月之吉庶蒸
全積或荷畚插或度繩尺或肩爾木或延爾石舍爾
稽事上執宮功大負吾衆而棄爾庸民言無然非使
君爲元朔旦正歲時祝釐匪于斯堂禮委糝糠聽獄
決訟出入惟允匪于斯堂疇著甘棠哀哉嶧民瘠土
思義不號而集不促而企堂然子來愧予俗吏

重修永寧縣堂署碑記

代

永寧爲萬山中斗邑故明之末盜寇縱橫官舍盡成
燼礫歲已酉余司理粵韶改授茲邑蒞政自公暫於
舊時察院署而居之然察院行署凡在省郡者自寬
凡在山邑者自窄窄則獄囚未固倉庫未堅甚至歲
時萬壽拜舞未盡尊嚴日月薄蝕拜護未盡成禮
予卽愀焉念之乃初蒞茲土百務未興何敢輕言改
作越數月始以重修衙署之意謀於邑之長老僉曰
國家三十年來時和歲稔自宜修復舊章以崇體
統新之也便然余未敢重煩百姓用以自安遂不揣

艱澁捐已橐而修造之興工於巳酉月日落成於庚戌月日凡門樓堂宇宅署廂房照故址而鼎新焉工竣請記始末予不勝惶然曰衙門者縣官之所以理事寧民者也出入是門得無恣情自便乎堂宇者縣官之所聽政親民者也臨蒞是堂得無喜怒自驕乎宅署者縣官之所退食念民者也優游是宅得無燕安是毒乎以至獄囚何以戒修倉庫何以扃守歲時萬壽何以拜舞有餘敬日月薄蝕何以拜護有餘誠凡與衙署相關切者皆興則俱興建則俱建若未捐造微勞皆藉百爾子民奔走其事余何敢自詡焉

備

因書以自惕并以惕後之官是邑者

永寧縣重建衙署碑記

古人盤根錯節之說不必盡關時事凡地方中有一二事之難於爲或一二事經數十年之不能爲者俱盤根錯節類也其間得長材者處此則他人難於爲者我游刃爲之他人數十年不能爲者我一朝勉力爲之是卽謂之不易才是卽之爲利器余於永邑李侯益信其然矣永寧爲三川瘠邑自明末闖寇之變衙舍荆榛堂皇土梗令是邑者率僑寓他署苟安而不能爲策蓋欲動支正項則軍需孔急上虧國賦

者可虞若勸輸里巷則人地凋疲下浚民膏者可念
於是每逢大禮大政大典之舉行率皆因循簡略求
所爲專城百里之體統者無之已酉春仲侯來自高
邑輒勵精求瘼凡爲招流移勸開墾輯刁訟重學校
期年之內善政釐然具舉觀風者固已比之文翁治
蜀朱益桐鄉矣獨是衙舍堂皇委之草莽此誠一二
事之難於爲數十年之所不能爲者也侯則慨然念
曰國家肇造以來六合之內凡有廢墜莫不修舉
何獨永邑之中荒涼苟且其若典禮何于是盡出已
儲爲之鳩工爲之庀具凡五越月而荆榛者輪奐土

棟者燭煌自大門堂署以及賓館六房莫不煥然鼎
新而正項未嘗支消里巷未嘗勸助上與下之間俱
無虧浚而事且集是非盤根錯節之利器烏能及此
工成卜吉某日移駐新署于是永之父老諸生成奉
觴於庭爲侯祝曰金門之陽澠洛洋洋有堂斯高有
翬斯翔匪宰奚構匪構奚章樂只是居祺祉無疆又
歌曰草萊永邑昔公是宅永邑草萊念公開闢百堵
偕新簷甍如革君子有酒歡樂且懌歌畢欲余數言
記之石余誼不克辭遂爲之記

東

太平縣永鎮橋碑記

凡事泮則離聯則合山川亦然即如大江南號名山
 者天台鴈宕而外高廣幽邃無過黃山其為水陸之
 津涯則自淮楊而外絡繹衝要亦無過蕪湖其間山
 川凝毓固多奇偉然江水至蕪湖而上則斷之以山
 山至洪潭河而下則沮之以水人經其處陸行則苦
 樁輦水行則苦舟楫所以聯山川之勢使之合濟往
 來之乏使之不苦于樁輦舟楫者莫如太平縣洪潭
 之永鎮橋橋去縣治四十里為寧徽兩郡孔道從此
 溯蕪湖則八省通衢係焉柰七十年來此橋傾廢涉

或滅頂渡或亡舟甚至羽檄難通飛符不達軍國重
事幾喟望洋更且久雨連綿陰霾夾路則沒身墮體
者不一而足嗚呼險非天塹頓傷九折之魂波遼洞
庭漫泣三千之浪謂之何哉有善者胡君諱聘者樂
善好施癸卯春偶道過太鄉見洪潭河自黃山發源
水流峻急欲渡無梁濡首塗足之慘不可名狀慨然
念曰蟻尚宜渡何況于人某得荷天之嘏衣食粗給
今卽破家以建此橋固吾願也歸與其子明經諱嘉
生者道其事力贊成之遂興工于今 上卽位之二
年五月落成于六年二月橋凡五洞每洞四丈八尺

高二丈二尺長二十四丈濶一丈八尺其間越四載
而工始竣凡灰石工匠椿楸土木之費及舟車搬運
往來畚荷之資悉自胡君獨力爲之並不以旁累他
族橋成往來稱便不但沒身墮體濡首塗足者莫不
盡快康莊卽斷壁懸崖驚濤絕壑至此亦長虹如亘
千里安瀾矣嗚呼山川之形勢津者復合離者復聯
非此橋爲之而誰爲之乎吾以知胡君之福報不僅
竹橋渡蟻之比而已也予與胡君長公交得聞其詳
因述其始末而記之石

三官廟碑記

道院之興廢固有數存卽文章之一言半字欲爲院
宇識廢興亦自有數存也邑西關有三官廟起於故
明某年爲一方民祐積歲以來風雨傾圮且規模湫
狹不足以棲神妥祉余以爲西關乃一邑區會今滄
桑更變敗瓦頽垣已乏重門之固所以點綴關廂將
來興復舊觀者惟斯廟是賴若不鼎而興之何以爲
邑民招徠鼓舞地于是捐薄俸修之廊其規模新其
廟貌興工於康熙丙午月日成於康熙丁未月日邑
民見神有所棲各不忍以祖宗廬墓委諸草莽於是

模

漫漫乎漸圖來復行見烟火雞豚恢復舊觀也然予
竊自惟假令午未以前欲爲新廟計則無暇午未以
後欲爲新廟計則無力無暇無力廟且終廢乃午未
之間予適有冲襟作斯勝舉道院興廢豈乏數存至
廟成例當有記記則例當有一言半字之文附貞珉
以垂不朽乃予則荏苒三載愁病交侵此時已如子
雲閣筆士衡焚硯矣乃延滯久之予仍得以事外之
身追記當年時日文之所以識興廢者欲不謂之數
存又詎可得乎雖然天之所定豈獨此廟之興廢與
文莫逃乎造物之數卽廟中之菩薩亦莫不成虧乎

一數之中者也而况令茲土者與居茲土者乎人亦
可交勉於理數之常無令茲廟再有廢興之慨而已
矣

泗河石堤碑記

代

泗水從東北來至郡南城外西逝稍折而北併玉河水入平政橋合流西去乃故道也歲壬子秋水泛漲自東來不循故道直奔而西潰土堤數十丈衝射南隅馬青之田幾傷苗稼余過而驚之且西南一帶壤接鄒滕爲京省孔道倘因循逾時春水暴發則下流必漸爲窪大路將爲水效夫下流旣漸爲窪則邑境三辛王之貿易不通大路旣爲水效則鄒滕南北之輪蹄不接余又戚戚然憂之然而滋衝邑也衝則多事而民疲雖道弗難行陳國之廢墜可虞而興工動

衆北門之怨嗟又可慮余又不能不徘徊而瞻顧久之幸鄉約某等首倡義舉勸募關隅運載磚石數百車又勸南隅馬青等社各募人夫數百名二事旣備乃於癸丑仲春堰水興工合力修砌築石堤一百二十丈過其衝口令水不得直奔而西仍遶堤循北合平政橋故道而去餘工則修砌石路以便行人經始于本年壬子之十一月告成於次年癸丑之二月工成欲勒石以記其事余惟水勢無常迅流易潰能修則一蕘可以爲山不能則九仞仍歸平地特在後起之人時加幫輯勿墮前功不特在目前數片石也故

惡書之以爲好義者勸

重修泉源碑記

代

易曰山下出泉故以震遇艮而爲蒙蒙謂泉之始出也今滋陽四境無山而城北泉源若闕黨卽闕黨童子里也若負瑕卽舜遷於負夏處也其他若玄對古溝駟後一十四處俱出平地豈所謂地湧醴泉者耶俱不具論獨是國家定鼎漁陽轉輸數百萬漕糧以寔京師惟運河一道是賴故山左十七州縣之泉涓滴俱入運河滋陽諸泉殆其一也于是額設泉壩夫三十六名以資挑漕朝廷特命虞衡使者歲一

巡視焉其關係亦綦重矣然正惟關係重則民間之受累不得輕無論泉淤水塞惟夫是問凡一切築堤運柳惟夫是供且此十四處之泉其所爲蒙而始出者或如窞或如井每歲督夫修砌而遇雨則崩其岸水注則圯其傍崩其岸而始出者淺窄圯其傍而始出者橫溢其如運道何若復隨傾隨濬則勞動無時民不得少息以寧婦子此又司土者之所蒿目而未敢卽安也予於是思爲久遠計進管泉老人諭以方畧令其率夫豫運磚石度土地之所宜相泉源之大小悉用磚石磊而砌之務使雨不致崩注不致圯深通則無淺窄之虞流貫則無橫溢之患亦可謂涓滴入運河矣而且一勞永逸民可少息以慰婦子庶幾築堤運柳民有餘力以應不時之遣於是役不無攸賴焉工成咸欲勒石以紀其事遂畧書其始末云

息馬地修建道場碑記

東郡息馬地古無所改相傳魯荒王受封時息馬於
 此故名今其內松柏森疎廟廷弘麗崇祀漢壽亭侯
 關真君像從來靈佑如響此亦合郡之具瞻也五月
 十三日為真君崧岳之辰薄海內外莫不恪恭盡敬
 以為真君祝慶而息馬地無聞本里姜應魁等懼神
 貺之未酬也懼相誠之未展也于是共矢誠心各捐
 資若干集緇人羽客焚供珍羞修禮法典為祝國庇
 民道場三晝夜是日施貧度冥務使幽明並沾福嘏
 蓋三年而無敢毀焉事竣僧人某欲予為文以記之

予惟洪範五福莫先於壽莫要於攸好德今真君謝世幾二千年滄桑幾變而天下之恪恭盡敬爲真君祝慶者如同一日是則至誠之悠久無疆所謂五福之壽莫大於此至於其德則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友于兄弟則又洪範之彛倫攸敘文王之緝熙敬止也今里中人士知真君之爲至誠如此敘彛倫如此不愧於文王如此乃爲之恪恭盡敬至三年不敢斲是卽攸好德之一端也倘從此推而廣之嘗思暗室之神時提平旦之氣思真君之何以成神思里中人士如何可以荷真君之祐將見真君之孝人亦學

其孝真君之弟人亦學其弟真君之忠信人亦學其忠信則風俗日淳人心日正上可以回天運之灾祲下可以化生民之訟獄咸於攸好德之一念肇之則孰謂此祝慶醮筵一事爲微而不足記載若以此爲邀冥福媚神祇則非予之所敢道也

修建孟蘭盆會碑記

竊惟大易家人之卦首重嚴君西方聖人旣空五蘊而出家似怙恃之恩亦空之矣迺予讀孟蘭盆經則不然夫孟蘭盆會佛之所以教孝也昔日捷連尊者痛其母之淪於餓鬼懇佛慈悲救度佛擇於七月自

恣日創設孟蘭一盆普供天神人鬼經中勸孝之言
備而摯是以歷代遵行甚恪及唐代宗則於宮中勅
造孟蘭盆費至數萬事雖過侈然以物本於天人本
於親之意推之猶然裕祀蒸嘗之旨未爲過舉自孝
道不明人始薄於怙恃於是有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嗚呼抑何其與孟蘭盆義大
相刺謬哉何幸究白衣堂住持海亮戒律精嚴曾修
龍華勝會矣茲復修舉孟蘭盆會其檀那則有交營
中軍周公某任城衛尉車公某耆民某等爲之戮力
護持各捐資千中无節屆集緇流二十四人爲道塲

孟蘭盆

七晝夜以祝現在之福以超冤滯之魂自康熙乙卯
至于丁巳凡修舉者蓋三年云亦可謂佛用龍象矣
但佛以勸孝而設此因人宜孝敬其親以奉佛昔無
際大士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恨世人不識卽今現
在雙親便是釋伽彌勒嗚呼是卽孟蘭盆會之義也
夫子恐世人不知其解將佛教孝之意不白于天下
旣爲之記復爲之碑曰
聞昔西方聖掃除空一切獨茲罔極恩哀哀難斷
絕是以目捷連求佛廣長舌說此孟蘭會孝義特
昭揭余駭世間人未參天地經漫參不生滅尋流

而○念○源○親○佛○在○分○別○今○舉○微○妙○因○顯○指○無○生○訣○竭
力○奉○高○堂○天○人○盡○歡○悅

改庵偶集

文類

桐鄉仲弘道開一父著

記部

下

小峨眉事

甚矣德之無不報也蘓文忠公嘗爲汝州團練使愛
邠縣山水似蜀峨嵋有終焉之志因號其山爲小眉
山貽書文定公曰他日我死葬于此暨先生沒于常
其子邁遵治命葬公於邠後子由先生仕許相去近
亦葬于此迄今六七百年矣明末甲申歲賊吳宗聖
發其墓無所得將墓栢百八十株悉伐去逮順治丙

戊有章丘張薦行者令郊購賊棄諸市明年上巳往
祀命土人種樹數百而還是夕夢一青衣云東坡公
遣使致謝張曰東坡何在曰在臨汝君至彼可得見
也未幾張有事臨汝忽有小青衣款門遺一卷卽夢
中所見人也開卷乃東坡真蹟始悟臨汝得見之語
因勒諸石予過而榻之墨蹟甚佳第思此卷若在人
間則青衣今歸何處若在礦穴則昔發塚時一無所
存德無不報雖數百年枯骨猶然若生啣環結草之
說豈誑語哉

顧大年

甚矣怨之無不報也昔唐僧悟達患人面瘡療之瘡
大呼曰師知袁盎殺晁錯乎師卽盎我卽錯也累世
求報不得其便今師於德有損故得害之此事以爲
奇幻人未深信及予晤吳江諸生顧大年云順治庚
寅年被冥司勾攝見一人戎裝甚偉與之索命云故
明神宗朝夏尚書卽爾也當時我爲邊將敗非我罪
爾柄樞政乃坐我失機今相隨九十七年矣死二三
日冥司奉嶽帝命着令解冤將軍着令托生人間大
年因得復甦此事與袁盎事正相符合伊兄全璞爲
予言其事夫大臣柄樞政視一將死生如同反掌乃

展轉索命至九十七年之後尚難放手然則怨毒于
人果輕視乎

登岱

予自寧陽望岱宗似泰岳卽在馬首及行數十里將
近泰岳則知向之所見者爲岨嶭非岱也于是繞泰
山至敖來山下仰視巒嵒幾在天半以爲此卽
秦皇漢武封禪處宜無復有出其右者迨次日登岱
至巔陟日觀諸峯俯視敖來直山趾耳然則進一境
始有一境之見高一層乃有一層之識學問無窮亦
當作如是觀也

黃河

黃河自紫塞入中國涵湧澎湃似非可以人力爭者
然予讀潘季馴河防一覽所言治河之法甚備而要
不過在築堤束水令其自歸故道而已歲癸丑遍觀
其迹有所謂遙堤等處卽束水歸源舊址後人悉守
其法不敢失然則天壤間最狂悍者莫若水最狂悍
而難軌於道者莫若黃河之水尚且設法以約束之
而狂悍之性亦卒就人約束如此豈士庶家子弟之
性有終不受約束者乎因其狂悍而棄之父兄之過
也

記異

庚戌正月散步長安彰義門有巷二百餘家不知何業至其地則黑氣蔽空有如烟霧他方雪俱融化獨此方峻嶒如故者及登造其地則通體凜烈若不自安焉予駭之因問行路則云是方屠家率以牛半數百爲羣屠丁若然動刃連斃數十命然後更一人代之其一人登場又復如此然後知向之黑氣蔽空者殺氣也如烟與霧者殺氣之聚而成象也此方之雪未消化者則殺氣所聚陰盛而陽不敵也登造其地令人凜烈者則殺氣觸人不自知其寒栗也殺業之

報寧不在是乎因歸來記此以爲好生者勸焉

記爇香

仲子一日清暇客有貺蘭香黃熟者急欲投辦于火以試其韻一友進而止之曰徐之是炭有燄有燄則氣襍也燄盡矣復欲投之則又進而止之曰徐之是火太炎太炎則易消也于是俟其成燼而再投之蓋將以盡其馨馥也則又進而止之曰徐之凡香氣欲其瘦不欲其肥瘦則清肥則濁香氣欲其遲不欲其速遲則長速則促香氣欲其柔不欲其燥柔則延燥則盡仲子曰有是哉凡勢位之薰人亦我之欲盡其

警馥也然能惜則能留能餘則能久亦如是焚香然
矣彼倒行逆施嘗惟恐其不逞盡者幾何不與電光
石火同其感慨哉

記遲疾

予自歷下至臨沂與金沙馮子並騎偕行一日馮馬
先去予馬款段不能前予甚恠之行數里許不加鞭
策兩馬俱至若無所爭徐疾者予又恠之因于馬上
細繹其故則知越谿度嶺雖騏驥亦必徐行坦道康
莊卽駑駘亦能漸至向者路多山谷則以彼馬之速
當予馬之遲旋復以彼馬之遲當彼予馬之速同至

乎何疑哉由此觀之天下捷者不能過疾鈍者不致
過遲不獨行路然矣

查日菴語

燕邸與查日菴言心當如日小人之心所以不敵日
者以心之黑故君子之心無黑矣而亦不敵日者以
不能如日之圓故永貞必須無首則內方而外圓是
錢樣卽日體也予以爲錢樣有數義錢腹有字則文
理自娛錢邊有稜則廉隅自好錢背分省則安土敦
仁錢中有孔則虛中應物能此數者則心愈白愈圓
倘於錢樣之喻有合乎然又聞查子云學力未至之

人寧不足於外之圓毋不足於內之方書此以待三省

貴賤

庚戌中州之行去庚寅二十年許其僕夫之鞭策馬騾則與前日迥異問其故則云馬騾市價昔貴今賤故相看自不同耳嗚呼馬騾如此何疑于士耶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則生王之頭不及死士之壠賤則六經之儒盡爲坑塹之物全身之術安可不審也

新樂途中

右中山郡卽今新樂邑地自定州來俱列樹表道人快康莊至沙河忽更小路見有坊表處趨而從之則向者車馬往來之所反若深山絕壑矣蓋向者偶因水潦借徑高隅相習驅馳遂忘故道然此地日繁經歷寧無望坊覓路如予者率皆隨行逐隊失其本來則天下暫趨別徑久且失其故步者寧獨此道路然哉

地震

康熙七年五月山左地震聲如奔馬裂地人墜而復起有泛水至一二丈者有裂地泛沙成堆物墜地下數里復起者有陸沉數十畝者夏鎮李某弟兄三人

中二人克惡一少者稍良地震之夕忽聞有人在窗
外呼其少者少遂自窗中躍出得免其二人竟死屋
中嗚呼覆巢之下竟有完卵善惡生死之際誰謂無
神鑒無分別哉

李家庄

山左地震郟城李家庄尤甚一趙某開客店有布客
寓其家是夕房倒盡趙妻利其遺錢藏之床下及客
索急則指頽墻誓云我昧汝錢墻當壓我言畢墻果
傾倒錢出床下而婦人死矣夫頽墻破瓦自謂無靈
豈料呼之卽應如聲隨響昧心果無知見乎

饑民

淮楊各屬自午未申酉連歲水荒民饑而死者無數
已酉春淮憲設米賑饑民俱襁褓而至不可謂非再
生之會乃有二百餘人至南關爭渡忽然大風橫江
須臾舟覆一舟存活不過數人夫天欲死之官欲生
之乃官欲生之天仍欲死之業報到頭誠難顧避因
果之說不信然哉

前定

孔以伯僚之愬爲命孟以臧倉之沮爲天此誠聖賢
見道語下此莫不有前定之數人自不安天命耳徐

子星先生由垣中外轉聞空中鬼語云三任沂州及
蒞沂期年忽經裁缺裁缺之後題復沂州蒞任又期
題請添道添道部議再還沂州如此三次竟符鬼語
又呂蒼忱先生于故明甲子之春有一妓夢迎狀元
至其家面綴四口晚遇呂至問諱是宮欣然傾奩嫁
之是秋果中鄉試自此連黜南宮遂經鼎革夢幾不
叶及順治丁亥科果魁天下夫兆在三十年之前乃
應于國家改革之後豈不甚奇又山西白乃貞亦係
故明孝廉夢登城無級一四口者扶而上之後壬辰
會試出呂蒼忱門下嗚呼事俱天定寧待人爲碌碌

營營多愧不知命矣

蜂窩

上閣寺僧善養蜂其封壘壘因問每稔收穫幾何對
曰旱澇勤惰不同未可一視予恠其言僧曰雨多則
阻水旱久則無花勤則採之速惰則作之遲蜂窩之
收穫固有此數則也仲子曰有是哉士不勤則墮其
學農不勤則蕪其田雖旱乾在天水澇在地然雨暘
時若而惰者猶然寡獲則是洪水起于穴而雲漢
近在膏肓也小蟲且然而况事之在于四民者乎

定數

予乙未有友免與淮憲乞一委署許酬若干諾之又
有友忽增其酬二倍遂棄前諾而從後議以爲不踐
小信可得厚酬不意後人得委之後上司惡其敗事
也甫數日而斥之余得酬反不及前議之半嗟乎使
余不食前言豈不終收其報哉一食其言而反失其
半天之所以懲貪天之所以戒不信也

俞州同事

沂州同知俞某金谿人也年少而辨慧署郟邑篆善
推求民隱囊中誇纍纍嘗惟恐其樂事之不極也康
熙三年被核赴刑曹鞠大出囊中金幸得不坐已酉

成古人矣問其壽不及顏子問其筭不及史雲幼子
弱室嗷嗷告乞爲行道者竊笑夫廉吏子孫披褐負
薪分耳貪吏身歿而妻子行乞抑獨何耶貪以速貧
樂以速歿古詩云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又云何
與斯人追欲喪軀誠有味其言之也

居汴

山人王雲若述崇禎十三年流寇破汴縉紳王九德
先知時事不嘉將家中蓄積廣爲施濟及河水灌城
人俱魚鱉獨九德一家登樓得全其樓中金帛令親
丁止持一月之糧餘許家人任意分取至浮舟登渡

親丁以輕身躍濟家人以貴重半墮水中又有張文
光者曾爲丹徒令交際止收扇箠任滿還汴遂盈箚
篋城浸之日舉室登樓坐無以作炊幾至病餒文光
出扇箠代薪竟爾獲濟然則王之家僕以多金致沈
張之箚箠以無金得食安在黃白必能活人哉

禱雨

秦中苦旱有縣令張姓者中州人宿城隍廟禱雨夜
夢神人云翌日停午有持傘從北門入者其人忠寔
爲天庭所重若使代爲汝禱可以得雨令從之果得
其人問有何陰騭云山野農民不知陰騭問以何持

傘云途中矢溺恐觸冒白日用爲遮蔽旋即掩覆耳
因令祈禱其人跪日中虔持佛號三日而甘霖大澍
然則誠能格天是其明徵至於持傘自蓋雖爲小善
然推其欽翼之衷儼然天日隨躬一舉足不敢褻冒
其凜凜敬謹是卽忠寔之一端也取重天庭又何足
異古人云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

奇寒

沂州李家庄地方地震之變旣慘矣尚有子遺數家
瀕歿而生事平仍結廬其處迨庚戌之冬奇寒大雪
前此子遺數家寒裘未具累累又經凍歿嗚呼此方

之民詎寧盡惡寧盡祖宗不善大約若輩前生惡業
應然今生又無大善以回天意天故聚而殲之耳不
然帝德好生曷常偏憎偏惡于間耶余于淮揚水災
之民亦云

陳筠堂

人有一善事天無不預知之鬼神亦無不預知之謂
冥漠難憑非也都門晤何蕤音云昨歲遊茗中夜夢
一人衣冠甚偉進而稱謝覺時不解何兆及遊峴山
之滴翠亭有吳郡伯生祠士民洶洶爭欲拆毀何于
名宦祠中取陳筠堂先生木主奉其內一時貼然懽
服遂爲定制及詢土人說先生形狀則夢之所見者
乃筠堂先生也夫事未有兆冥漠已通孰謂毀譽進
退之間可漫然乎

犬跑泉

巴西冬過泰安有泉聲潺湲視其碑曰犬跑泉問土
人云昔年有里人携犬出門醉臥荒草中值野火延
燒漸及臥所犬啣衣奔吼鼻脫不可遂奔跑平地地
湧此泉犬以身浸水連滾臥側草濕火滅人得不死
故名噫異哉昔三國時有李信純義犬與此事同豈
卽此也然土人云此泉始於明不始於三國其非李

信純事明矣然則犬之有義前後同揆人處物類之上覩然不知所以報本其亦愧此兩犬乎

食祿

辛夏李伯清赴滋陽路迹三十年前曾到東平州南數十里求水不得渴甚忽於馬上朦朧似夢見土地捧茶二盃跪獻馬首飲之甚甘及還所持盃於盤一跌而醒口中餘味猶津津在今授滋陽令然後知求水之處乃滋陽所隸也丁未歲予過泗水謁先賢仲子廟碑載神宗朝邳州譚好善曾夢先賢以名帖拜囑以修廟譚不解所以數年譚成進士除職則泗水

令也因爲仲子立廟食祿有方此兩事相類人顧不安義命乃欲爲規避營爲之計則不必也

扶溝

扶溝縣有子衿楊某者其侄憨而有勇年可三十餘一日盜舟人物械至官拷之口中忽吐一物長數寸鬚舌熾然乃蛇也拷罷不見楊季薛爲子言其事以爲甚怪因憶唐李令問開元時爲秘書監專事飲饌炙驢罌鵝之類取味最慘後病有朱衣鬼自內躍出倘卽其類耶又嵩陽杜昌妻柳氏妬殺二婢病劇求禪師懺悔令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此皆惡報所

鍾有此異報因果之說奈何可以不信

高士淳

滋陽有孝廉高士淳母黃氏懷妊將生隣人夢神告云東斗星降高鳳崗家異日當爲解元火焚東家切勿恐翊日隣果大火至高火滅而士淳果生人竊以必解元也及崇禎壬午科乃中山東鄉試六十一名其解元則王斗樞其齒錄則士淳第一東斗解元之說字字奇驗吁功名富貴墮地已定人之行險僥倖者亦獨何耶

陽宅

濟南余與王來王論陽宅之兆因述先正云一陽二命三墳地四積陰功五讀書之語良非誣妄未幾過泰安南六堡賈家庄忽見三童俱啞同浴于報恩泉水中掬荇藻爲戲余訝問傍人則云此庄十餘家啞者已六人矣因思此數家者寧有陰譴俱當生啞夫亦陽宅所關一時並驗耳然則卜宅者未可以居趾爲漫忽哉

蘊蓄

燕趙葡萄向有水晶白葡萄名色爲諸菓冠山陝尤佳詢其培植之法則每於冬時將枝藤盡埋土內俟

深春始出土播架數日發葉則花菓一時爛熳蓋蘊
隆者有日也若江浙等處則四時俱播架上初春遂
已放花結子因而酸小其蘊蓄者少也昔王勃楊炯
盧照隣駱賓王一時盛有時名獨裴行儉曰士之致
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執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
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旣而勃渡海墮水照隣惡疾歿
賓王反誅惟楊炯少沉靜終于盈州令皆如行儉言
嗚呼此皆所謂江浙葡萄者也而况才思萬不及此
囚人尤當以行儉之言爲鑑

食鯉

戒殺放生備於釋氏家言儒流多有未信至白龍魚
服之說又類于荒遠今我所聞於城武令劉與襄諱
佐臨之事則誠有足異者劉于壬子膺月詣濟上謁
道憲因得一鯉尺許付庖人去其鱗腸納沸油中鯉
忽爲跳躍人不能按復卽投諸沸水鯉之跳躍益甚
急令放之湖內試其動止鯉則翔躍鼓浪不知其所
是之也噫嘻豈非龍哉今我輩祇因口腹之故不能
戒殺放生觀此事能不惕然

長年

郭公悅名濤康熙三年爲祁邑令有山民年一百五

十六歲而步履輕捷嘗與兒童爲嬉戲公悅式廬請
之問以長年之術民曰人生則思慮之害思慮不已
則耗其神又則煩惱之害煩惱火動則燦其氣神氣
漸消壽故不永欲求長年者如嬰兒然無思無慮及
無煩惱內息綿綿天真可保矣因傳一方用紫河車
加茯苓破故枸杞等藥此亦寄辭焉耳渠固不在藥
也迨康熙癸丑城武尹劉與襄遇曹州老僧名不二
壽三百餘歲亦時時嬉戲問其術但曰我何術爾當
弄我如猢猻而已噫此卽祁邑山民之旨也今人方
寸之內如炎如炙甚則縱慾無度欲求長年其可得

乎

邠州

邠州古西岐近地詩曰陶復陶穴註云復重窰也故
其地之人至今猶率居土石窰以爲固雖盜賊不得
入焉順治戊子有黠賊數人佯爲敗走狀縱其牛羊
衣服於途以示奔北石窰之人利其所遺各梯而下
之正收穫其物而盜賊卒至無由守險于是一方所
積盡爲席捲而去向使不貪其有豈至是耶人如見
利而不見害顧得而不顧失其不爲人所餌者幾希
也人亦時以窰民爲戒而已矣

青蚨

世以青蚨為錢者以蚨翼象形與鵝眼榆葉義相似耳今考之非也蚨狀如蟬其子母恆相依人如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用子存母皆復飛歸是以曰子母錢然則一氣感通雖既死之後母子不分如此視人之父母生存而漠不關切者何如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勸孝

貢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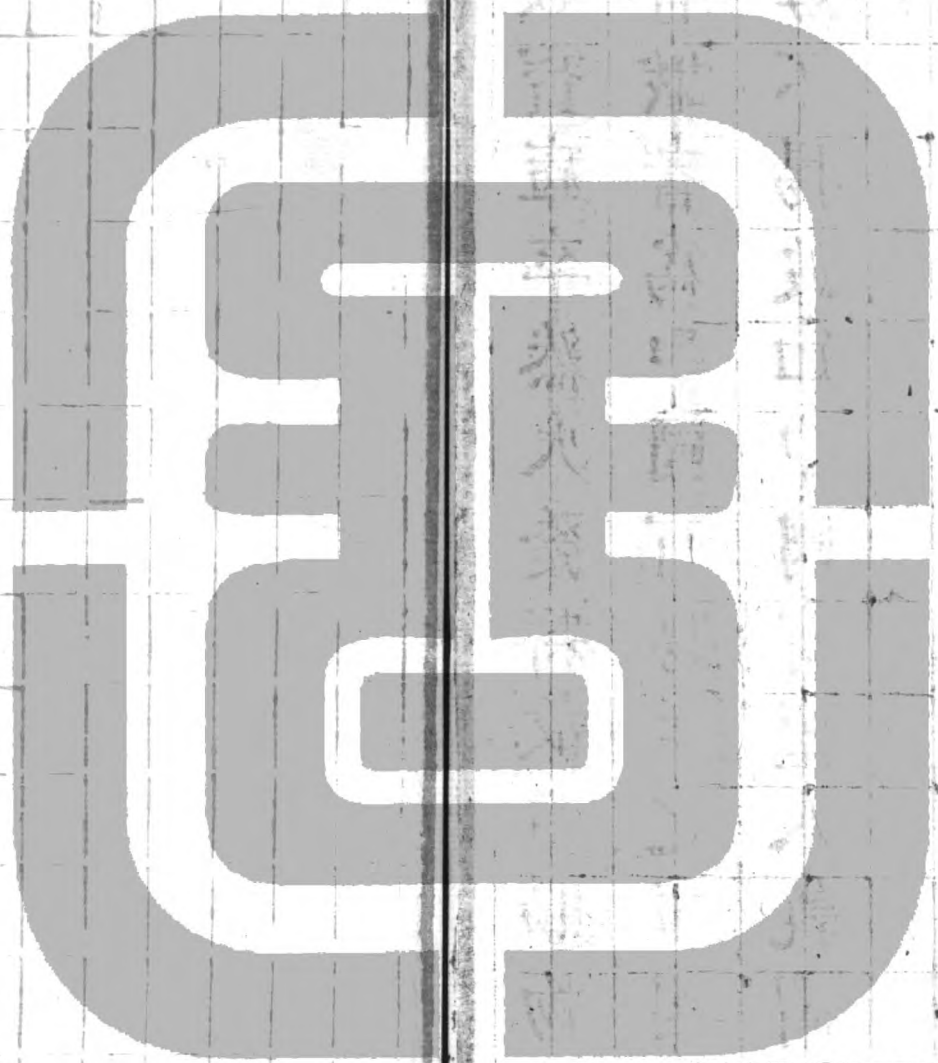
壬子冬暹羅國進貢坤華言官也三人名邁低哩派瓦恥剌耶西路過兗州問其風俗因云甲申鼎革之初其

國內王殿寶庫卒然火發將故明賜物冊誥之類頓作灰燼有識者為中國有易主之事因遣使貢探果然然則海不揚波知中國有聖人孰謂國家氣運不關海外耶

李燁然

凡人玩好之物何以營求侵奪為哉予過汶上有田氏園林英石甚佳詢其由來則汶宦李燁然先為保定郡伯覩一富家園亭蓄此數石李欲之適有訟事涉富家者李深求不已其人遂輿送至汶得釋未幾李宦歸遇亂石為人橫取無一存者此即其一也嗚

呼悖入悖出惟石亦然昔李德裕營平泉別業使隴
右貢語鳥日南獻名花嘗云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以
一木一石子人者非佳子弟未幾悉爲丘墟矣流光
易逝轉眼成空玩好之物俱當以此爲戒



改庵偶集

文類

傳誌部目錄

雙孝傳

義讓傳

濮谿王烈婦傳

此係潘平江原本改庵論定

密老人坐化傳

索郎進位傳

索郎反語桑落也卽酒見水經註

郭烈婦小傳

楊烈婦傳

唐賔小傳

改庵偶集

文類

桐鄉仲弘道開一父著

傳誌部

雙孝傳

嘗讀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曾子啟手足以示全歸樂正子春傷一指而形憂戚誠謂孝子守身之義當如是耳然而大義當前則殺身正以成仁致命乃能遂志又寧僅一手一足之微傷足爲訾議乎而世之論孝者曰割股剖肝君子不取則昔之納肝剖腹千古著爲奇節又何以稱

焉而况感于釋氏者常不靳爨肉焚香以祈福報而
於父母之前偏不能忍毫髮之痛痒代其親之苦厄
又豈所以崇至性而令人各盡其誠者乎若董玉民
夫婦則重有慕焉董玉民與妻白氏俱邑之頓村里
民也少失父獨與母氏偕茅屋數間不蔽風雨薄田
五六畝不足供饘粥而玉民夫婦躬自織作以承母
歡隣里共稱其孝康熙十年六月母病瘧劇甚玉民
夫婦憂慮計無所出又家貧居僻不能延醫忽一日
母謂玉民曰我病日劇顧安所得肉作羹乎玉民唯
唯然窮鄉無市脯且心恐世肉未能療母也遂不告

伊妻托故赴戶外取刀將左肱割肉一塊與以奉母
適其母又告白氏曰我急得肉食兒爲我炊否耶白
氏亦唯唯意與玉民同而又苦玉民之無以爲供具
也亦不告伊夫密持剪至床頭將右腕割肉一塊與
以奉母二人同時至爨下各欲爲烹飪乃相視驚愕
又旋相慰惜遂合炊之迨羹成進母母喜曰此物何
來甘美至此我病其瘳矣是夕母病果霍然愈鄉里
聞之交相頌悅上其事於邑邑令李尹濼余友也擊
節嘉賞亦卽上其事於郡呼其人而驗之乃見其瘡
不成痂尤爲咤異因以貫錢賚卹之玉民進辭曰侯

賚

無容賚此窮民家事不足以承寵貲堅不肯受令曰
持此市甘旨以奉爾母不愈於割肉乎乃叩首受越
數日題其廬曰夫妻雙孝仍命置金鼓令王民至聽
政堂飲之酒乘官騎送至其家王民堅又辭曰此令
尹治事廳非鄉民乘馬地也况家庭微行榮寵太過
恐爲鄉黨羞遂手牽馬徒步去嗚呼此固讀書明理
者所不易能而乃見諸窮鄉至性之子以視夫寧捨
身釋氏而不肯忍毫髮之痛痒以代其親者相去不
天壤哉推此誠也以往卽殺身成仁致命遂志之事
夫又何多讓焉余故爲立傳以告夫世之爲子者

義讓傳

表兄馮爾開布衣有隱德者也家世讀書能屬文敦
尚倫節不欲以儒術顯遂以布衣老其生平事親孝
事伯叔各有至性第事出於常不具述述其尤著者
爾開兄弟四人長曰爾瞻因食指衆多艱爲饗殮計
開曰薄田數畝雖祖父分授顧兄實不能裕薪水某
無贏餘又不能代薪水其將若之何於是將已田讓
兄若從前無分授者弟爾成早喪偶未殯未幾成亦
病故開拮据喪事不少吝又覓地葬其夫婦人咸以
爲爾成之田宜歸開卽爾瞻亦以爲言開曰我稍可

自給又收弟之所遺是猶資米而益豐倉也不如仍歸之吾兄便於是將弟之田亦讓瞻又若從前無有分受者嗚呼難矣閱數歲爾瞻病不起向之子女俱先後殤夭無以殮開曰兄尚有產我敢因其身故利之乎遂出其所遺盡營喪具又鬻其田營葬焉嗚呼天倫同氣固屬彝性然世不乏以錙銖尺寸之地傷骨肉之恒乖友於之愛者比比也抑安有一讓再讓視其兄若弟真如手足者耶噫誠難矣然開之隱德不止此也時有堂兄爾先貧諸生也夫媿物故遺一女甫六歲無所育開曰矜孤恤幼在他姓猶然我縱不能惠及他姓忍令兄之血胤投捐溝壑乎遂抱歸撫愛如已女迨及笄擇同里舊族而嫁之終無毫髮假嗚呼門內之行如此豈非所爲布衣而有隱德者哉仲子爲之傳又繫以讚曰

昆弟雖異形同根本一蒂鬚髭共追依相歡如萼棣柰何世間人競持房與地各自懷嫌疑寧復敦孝悌卓哉馮仲子殷殷念兄弟讓產撫遺孤營身兼營瘞自願非有餘豈爲時名計書此待採風古道庶幾繼

顧

濮谿王烈婦傳

此係潘平江原本改庵論定

烈婦王姓嘉郡秀水縣之濮谿人年二十一父早喪
母老弟幼濮谿素以組織為業烈婦之大父與父能
編竹為篋以佐組織之用父喪母携烈婦與弟操其
業如故烈婦性至孝佐母勤作無間視母櫛沐寢膳
之晷常率力而竣其工惟恐母之不節於勞也以故
母益憐烈婦不忍嫁去康熙七年間贅同里歸氏子
為婿歸諱某字慧卿故衣冠子也少孤而貧棄儒就
賈雖側身市肆間而恂恂有儒生氣其遇烈婦如鴻
之與光烈婦事歸亦如光之與鴻濮谿三邑人民所

聚聚不下萬家而能事母孝與弟和夫婦相敬若賓者惟烈婦爲最居無何慧卿病烈婦躬湯藥環左右未嘗偃臥者久之遇病劇輒不食病少間方食數月慧卿病且革謂烈婦曰若無子吾且歿若母我憶烈婦曰君母爲妾計也妾其自爲計因嗚咽不能語閱數日慧卿長逝時康熙八年仲冬癸丑也烈婦內裂於心外卒具衣衾襪履之物畢脫其簪珥市其木柩至出視畢入就殮殮竟長號復長拜時日暝頃之柩擊人寢獨與母弟俱坐戚戚爲母語弟婚娶事竟乃更號遽止已而告其母弟欲假寐母憐其慟甚許之

樞

有頃母心動亟就其寢所視之而烈婦已投繯氣絕當是時母倉卒不知所出呼搶震問弟驚號鄰右錯愕奔告其親黨親黨悉至視其衣衣已成服成太息曰真烈婦也明晨天方曙里相傳傳且遍人肩摩足雜踏而來軾烈婦之閭又明日喪出於閭之南二櫬並發道路觀者無不歔歔泣下嗟乎貞烈之性自古所難而烈婦尤所至難者生二十一幸年少幸無子又幸無舅姑幸在母家皆可不歿而烈婦奮然就歿歿時畢具衣衾襪履視木視殮歿見其從容長號長拜告其母弟不令母弟逆知其意歿見其慷慨非至

奇烈其孰能為所至難者乎濮谿三邑之藉壤也萬
家之萃處也其侷儻奇偉之節宜數見而卒不可得
烈婦一女子凜大義秉奇節誦之一日傳之奕世非
至奇烈其孰能令人感激若此乎余聞而慕之歎之
謂其一烈婦俾有光於濮谿萬家也故為傳其事

密老人坐化傳

密老人者桐鄉李母周氏也素行端方不辭荆布早

歲失所天即茹素皈依如來教法名德密時孤子之

蕃尚未舞勺老人艱辛百計以奉養其姑與夫之祖

不稍遺餘力皆務得其歡心嗣後凡里人中公舉孝婦

者必與老人名字是老人名凡三上當事盛德著一鄉云之蕃幼讀書留心

錢穀邑中求會計者屢請入官而老人日貧賤也奈何以潔白之身蹈不測之機哉不許以故之

蕃迄不入官終得隱居為善士老人家訓之驗也歲

壬子老人年七十有八為節婦者已四十年叅如來

教者已三十餘年矣一日無病端坐呼子婦暨孫之蕃曰吾

某日當歸去汝勿悲汝但爲我請本師某來與我參

証歸途母逐惡也是矣於是沐浴更衣結跏趺坐家人婦咸悲啼

不自勝老人輒止之曰咄我去來自有正覺但恐臨

期逃亂致有紛岐耳汝奈何作兒女子態乎端坐三

日凡生平親舊俱令來別凡同參如來教者亦咸令

至前與之合掌作禮已卽瞑目而逝蓋是年九月二

十三日午時也還計生時爲乙未九月二十三午時

又適相奇合焉嗚呼異哉吾聞忠孝之士逝後三日面放白光鼻垂髮墜壁洞成老幼莫不稱佛成未瞻礼子之善遵治命以復婆家礼殯歿登兜率

天老人節孝過人固應如此然不能如此者正多也

或曰禪門了悟故能明去明來然天下茹素參禪者

不知凡幾而老人臨末風光又未槩見則何也甚耳

非甚盛德孰能如此予與之番交最深逆後三日面放白光鼻垂髮墜壁則居然佛矣嗚呼異

哉因亟爲紀其事

索郎進位傳

索郎反語桑落也卽酒見水經註

開門七件事有醋無酒因作文以進之此吳
穉瞻原本而改庵改定也

恭徽主人簡編之暇輒與索郎接有陶焉冲焉之致
而無傴傴反反之容故索郎賦性倡狂而上主人之
堂則凝然也一日行其庭見司門之籍有縮食貨之
政者若而人厥數惟七一日草木子字伯芻其先自
燧人後有虞氏東巡岱宗望秩山川藉其力居多及
文王時佐之升中燎天詩芄芃械樸之所爲作次曰
養生主字倉來神農之苗裔宋能書人名芾字元章

者亦其後也次增明生字雲卿不詳其姓系所自有
豆盧氏杼曰氏米脂氏麻氏桐氏等族昔五代劉訥
欲圖兗州使人負生以謀虛實建克敵功而南唐知
誥禁城門納松薪者亦徒以貴生也次曰熬波子字
太白其先居於海濱嘗爲膠鬲略賣周興太公望始
尊之而仲父又繼崇焉故其裔遂繁盛於天下次曰
蔣氏字道將意周公後所爲凡蔣邢茅者非耶然性
好處甕周禮御於王者百枚而燕於殿上常爲右客
次曰郗氏字次梅愛與措大游故世無顯人惟一爲
李豐州座客擠廸簡幾殆次曰白雲先生字君山世

居巔谷而洞山顧渚尤秀異虎阜蒙坑次之嘗居白
雲峰因自號白雲先生自三國韋曜寵於孫皓皓嘗
使陰佐曜而後陸羽有特達之知先生之族遂貴重
於天下主人覽畢喟然歎曰嗟乎此七人者亦庸庸
以吾索生風味而乃不得廁其間哉司門者進曰奉
主指揮紀錄七品曹官索生未入流故不敢以溷主
人曰子亦知索生家世乎其遠祖封蘭陵侯今生又
署良醞局闕闕亦不後人司門者又曰彼七人者有
功無過而索生過多功少主人曰彼亦非皆無過者
也言未卒有翹翹而訢者曰藥枝曳我而敗楚師於

城濮渾瑊得我而破朱泚於譙門我何負於天下哉
曰茂陵徐生欲徙汝而未能遂使客有焦爛者子之
爲禍不已烈乎且使士爲築城不慎而房琯車戰喪
師者又子之過也又有離離而言曰我爲民之天固
無論已且量沙而覆遂止逐北之師對御而陳卽聚
山川之勢非我也邪曰子功固大餘子所不及也然
鉅橋之役殷祀忽諸子亦有分焉幸也西山兩士不
稍嘗子分毫耳浸假而與子暱其不敗義士之節者
幾希矣又有滑稽者曰分膏繼晷佐發篋於文房剔
燼挑燈度金針於綉闥翳誰爲之也邪曰晉太康武

庫之火張茂先以爲職汝之由計臯當與草木子同
科而猶喋喋耶又有的鑠而唱者曰我固海王也佐
天子增百萬金錢而寬小民什一之稅是以管子有
書桓寬著論此功獨不得錄乎曰誠然哉顧桑弘羊
權汝於西京而漢祚遂衰王重爭汝於河池而三軍
暴骨非子之過耶且子動以霸齊爲口寔不知齊霸
而不至於道者亦以是也又有黜然而唏曰惟我備
內則之所書托魯論之一則毛炮載羨匪我不調秋
藁春鮮匪我不適而尚有咎也邪曰汝負殺人臯而
罔知也邪九侯之禍迄今寒心且鰕魚族屬何罪而

百萬生靈盡爲鼎釜之遊誰寔使之也邪又有颯颯而傲於坐者曰我嘗與隱君高彥遊天下名流皆進而揖我而不足君所邪曰陸季疵以汝故而爲李季卿所辱復著論以毀之汝亦知之乎且水厄之名又何自而至是時惟郝氏自知德薄不敢肆詆亦退有後言主人聞之曰彼嘗助來俊臣注人之鼻所夷滅者數十百家猶將十世與酷吏子孫仝錮廢而望我也邪皆俯首不敢答而退於是司門者又進曰主旣尤此數人終將若何曰吾欲黜郝氏而進索生使營糟丘吾將老焉僉曰可哉於是乃召七人而命之曰

咨伯芻惟汝上世高柴耑愚朴誠匪躬蹇蹇今命汝典斯析薪以無忘翹楚曰倉來昔范釜生塵顏篔如罄以汝艱食民生邈焉今命汝以搜粟都尉救寧乃功以纘粒我蒸民舊服曰雲卿宣夜之術不傳久矣維汝寅亮天工嘉有成績故命爲紫明供奉以緝熙庶載兼鎮滑臺曰太白子維先王享有形鹹訓垂靡鹽迺者齷政不修致孝伯九種不貢於彭城存中三策無聞於紫塞今命汝典司少陰使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時迺之功曰道將古有求良將於城下以汝罕譬作隱語者誠慎之也曰索郎子於次梅無所恠乃

維

黜彼進汝者以汝德參中聖啟沃良多也今特封汝
爲醴泉郡侯青州從事如故曰君山夫德足蠲煩才
堪滌穢惟汝有焉予嘉乃清風珍茲玄韻勝餘甘味
多矣可封爲建春君餘如故惟茲七人無替予命敬
乃在官予一人用休於是七人載拜稽首曰我公明
明恩錫維鴻往踐厥職夙夜雖全而所謂微生高之
所乞者遂終身不齒不敢言事而索郎亦以主恩新
重愈秩秩維謹已

郭烈婦小傳

甚矣懿德之彌彰也甚矣天心之誘善也憶予壬子
纂修滋志竟未有以郭烈婦事告予者迨成書已閱
四五年矣宜無可績之傳矣不期歲丙辰予乃重過
瑕丘尹子調鼎忽以正氣維風集見示讀之則明仁
宗時烈婦郭氏殉夫事也事逾百年英魂如在擊節
歎曰是安可令之湮沒耶亟白邑尹李禹門仍爲傳
以附邑乘烈婦姓郭滋陽之馬青里人父郭坤生三
女烈婦其季也少嫺閨範十七歲適魯藩護衛軍爲
妻軍姓龍名國教結褵三載而患病病篤對烈婦曰

我死而無出而年少而可更適而不必終我服也烈婦嗚咽答曰郎君死耳新婦義與俱死我義無獨生義無獨生再適以貽郎君羞君無後慮龍聞烈婦言亦嗚咽不能語萬曆十七年二月十有三日國教身死烈婦悲痛幾絕家人見烈婦意慘篤恐有不測竊時時防閒之烈婦乃佯爲不戚狀過爲溫語對人令家人弛其防至十四日竟縊柩側僅年二十一歲云時魯恭王聞其事嘉之賜祭一壇賜葬銀若干兩旌其里曰正氣維風一時撫按各官俱加旌賞里中人士競爲詩文以輓之龍之後世寶其冊不壞嗚呼此

閑

所謂殺身成仁者也所謂之死靡者也至於今世遠代更向非貞魂不昧何以桑滄之後尚若晦而若顯耶向非天心誘善何以已軼之事重光邑乘耶此中理數蓋有持於冥冥之中者在也人患不自立不患湮沒於天壤間也哉

楊烈婦傳

烈婦姓楊父農家者流瑕丘孔家屯人也翁爲宣應
召亦業農與烈婦父居同里開相歡洽遂訂婚焉問
名納采畢兩家情好益篤自以爲朱陳不是過未幾
而應召之子體仁卽烈婦所天也患痞癖日漸羸弱
藥之弗愈所親因相謂曰星家每以躔度之不佳則
作爲喜事以禳之名曰冲喜今體仁病曷婢婚以俟
其瘳不亦可乎翁以爲然擇吉娶烈婦旁觀者方以
爲於歸之候而在烈婦則飲水集蓼之時也未及期
體仁病益不起烈婦曲侍湯藥不遺餘力寤不解帶

食不安味者又幾一年而體仁溘焉逝矣哀哉烈婦
此時裂肝毀腸泣盡繼血卽欲以頭觸石並殯夫棺
而烈婦父母以居相近俟脩殯畢卽牽衣強烈婦寧
家稍節哀憊信宿烈婦輒含泣告曰我在此姑獨在
家恐不見兒又不見婦哀毀恐益甚且往解慰之父
母不知其隱志也遂聽之去去則哀號柩側慘切動
人哭已謂姑曰聞姑不食數日矣請少進食毋因兒
損神也姑唏噓收淚曰兒食吾亦食烈婦不得已於
是啜羹湯一盂姑亦強爲一飯其翁聞之曰兒婦哀
困甚矣趨之歸房寢勿令過勞也烈婦因入室假寐

俟翁姑寢寂卽起盥櫛更服嫁時衣裳爲自盡計又
恐翁姑之卒覺而窺之也乃於臥所先以橫枕榻上
如人狀而以虛衾覆之微露白巾欲以疑救者之探
視遂依梁柱自經焉厥明姑瞰其室似臥狀以爲烈
婦且困憊而不能起也稍遲排闥入視則烈婦氣絕
手足已僵矣嗚呼烈婦年僅十八歸宣門僅二載耳
視歿如歸抑何其用心之決而殉夫之篤如此倘所
謂天性者非耶壬子十月二十三日體仁卒二十六
日烈婦自盡先後僅三日云

體

唐賓小傳

唐賓字敬所少善書有字名初爲魯府內籍掌章奏
後爲魯府典籍授以國事歷事四王魯國賢聲爲天
潢第一賓之力也歲甲申王遇變南遁賓隨至南郊
王以賓老止之曰爾忠勤有年我去國實負爾遂大
慟賓泣叩曰臣當以死報國不忍王獨去也至家覓
死勸解者戶外履滿賓曰旣以身許國爾輩無多言
家人防益密日惟哭或歌所歌皆古忠義辭也一日
至杏林令家人取酒酌花乘隙縊杏樹下賓袖中
有一紙書曰相國四十載始終惟一心君王旣已去

何處可存身等語一時知不知咸云瑕丘二千年來
繼朱雲而起者賔也

國



